

THE MAJOR FAULTS of  
MANKIND AIR BATTLE HISTORY

# 人类空战史上的 重大失误

[英] 杰弗里·雷根 著  
陈海宏等 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THE MAJOR FAULTS of MANKIND  
AIR BATTLE HISTORY

# 人类空战史上的 重大失误

[英] 杰弗里·雷根 著

陈海宏等 译

(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 跃 付婷婷 刘志鹏

刘道强 宋洪飞 宋秋燕 陈昊明 孟晓雪

张连义 郭素莲 盖艳娜 渠 凯 葛海滨

滕华俊

山东画报出版社

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 15-2005-012号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人类空战史上的重大失误 / (英) 雷根著; 陈海宏等译.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7.6

ISBN 978-7-80713-377-3

I. 人... II. ①雷... ②陈... III. 空战—史料—世界  
IV. E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33244 号

copyright@Geoffrey Regan 1996

策 划 段春娟 傅光中

责任编辑 张 原

装帧设计 王 钧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 版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 (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mailto: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广州市一丰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48 × 210 毫米

9.25 印张 48 幅图 239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定 价 27.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 前 言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空中战争这一人类冲突领域的最新发展,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不仅已经成为最有破坏性的“屠场”,而且确实对人类自身在这个星球上的生存提出了挑战。作为研究军事灾难的编年史家,这种情况的严重性已为我敲响了警钟。任何开始研究空战灾难的作者都面临两难境地:如何以一种休闲、有时甚至是幽默而又不琐碎的方式,将这些资料呈现出来?我采取的方式是尽可能不加修饰的“直言不讳”。在我遇见怪事的地方,我允许这种古怪流露在我的笔端。在我碰到设计新颖的飞机时,我会努力对其新颖性作出公正的判断,并欣赏它们的奇异和风采。但是在我面对十足的无知而感到完全无奈时,我既不会添枝加叶,也不会对其点缀润色。我的研究揭示了空难是人类最可怕的一种现象。在“总体战争”的时代,飞机已经实现了从简单的侦察机和手掷炸弹到核威慑和美国隐形轰炸机等智能武器的跨跃。而那些在空战中作出决定的人,他们比历史上任何军事或海军的计划者都负有更大的责任,对于空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空战使人类历史上阻挡陆军、海军的城墙和工事失去了作用。平民不再被看作“非战斗人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英国或德国的每一个人,包括妇女和儿童,都像任何陆军、海军、空军的战士一样,在前线战斗。1914年,甚至像英吉利海峡那样的巨型“工事”都被齐柏林式飞艇成功飞越。20世纪30年代末,正是德国轰炸机超大规模轮番轰炸的威胁,使张伯伦政府恐慌不安。对德国轰炸的恐惧并考虑

到轰炸对于英国城市中心的影响，使张伯伦政府在1939年执行政策的方式受到了限制。他们既不积极迎战，也不向民众承诺应对空袭。相反，英国的政治家们虽然已使人民投入到反对德国的战争，但他们仅仅告诉千百万普通老百姓：无法阻止的轰炸机的狂轰滥炸，注定会造成他们的大量死亡。任何民主选出的政府也提不出比这更使人心涣散而且极其可笑的建议了。这对英国人士气上的影响，比闪电战本身带来的破坏性还要大。

然而，公众对于军用飞机的态度却并非总是如此。在世纪之交的一段时期，为每一个在校生活和制作爱好者所钟爱的制造飞机的技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富有古怪的想象力的发明家。从伊戈尔·西科斯基制作的以苏联传奇英雄命名的“电车式轰炸机”，到贝福利特·W·G·塔兰特先生的强有力的“单面鼓”式飞机，20世纪前20年呈现出奇形怪状的飞机纷乱杂陈的景象，它们以代达罗斯（注：代达罗斯是希腊神名，是建筑师和雕刻家，曾为克里特王建造迷宫）般的热忱起飞，又以伊卡洛斯式的结局坠地。航空术逐渐成为业余爱好者的独占领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为在地面上因壕沟、带刺铁丝网和机枪而失去机会的具有“骑士情结”的人们展示他们的骑士精神和大无畏的勇气提供了机遇。

但是，职业化的进程是无情的。同步传动齿轮安装在战斗机上使空战变得像在地面上一样残酷和没有特色。一些英国飞行员，其中有著名的普吉·肖恩，继续得意洋洋，他们俯冲轰炸在比利时海滩上休息的德国士兵，向他们的飞机场连续投下桔子或伪造的炸弹（系着横幅、涂上颜色的足球），看着那些生命不是以星期，而是以小时计算的惊慌的德国士兵们。1914年先驱飞行员们驾驶升空的那些令人同情的脆弱飞机，已经被高技术的杀人机器迅速取代，早期年轻人的单纯随之也不复存在了。西科斯基的奇迹为德国的R型轰炸机和英国生产的巨型汉德利·佩奇式轰炸机开辟了这种道路。这两种机型都

是为轰炸平民目标而设计的。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轰炸指挥部制造的暴行，英国和德国的指挥官在1917—1918年轻易就轰炸伦敦和柏林的平民，这毫无道德良心可言。

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把飞机和它的天然目标平民隔绝开来是十分错误的。历史上第一次非战斗人员像军事战斗人员一样遭受同样规模——如果相信苏联的数据——甚至是更大规模的伤害。一旦平民成为战争的目标，那么，距离德累斯顿、广岛、长崎的悲剧，就只有一步之遥了。因而，在本书中，我为因空袭而造成的“平民的大错误”留出了空间。我在“虚假的战争”部分描写的错误，不是为了嘲笑无从知道更多情况的人们，而是为了批评有各种方式可以更好地了解情况的掌权者。他们应该承担更适当的领导责任。1939年对于空袭的“恐惧”而不是空袭本身所引起的骚乱，比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何时候给伦敦居民造成的困难还要大。恐惧本身不是错误，尤其是对平民来说。但是，无法预知的恐惧、潜在的威胁会影响士气，以至减弱人们应对战争的努力。在飞机制造厂和军工厂工作，会使人受到折磨，社会的分裂——明显的是伦敦未受保护并遭受重点轰炸破坏严重的“东区”和轰炸较轻、受到较好保护、破坏较少的“西区”——会造成人们的不安，这与闪电战当中伦敦时常出现的情况相似。

涉及空中失误不可能不包含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两次最惊心动魄的事件：“不列颠之战”和“伦敦闪电战”。在持续数月的空战中，交战双方都会犯错误。然而，从德国一方来看，战斗宁愿从未发生，因为正如我们看到的，德国空军一无所获，反而失去了一切。与在事实面前更有选择性的英国战争“神话”相反，德国几乎没有一点取胜的机会。毕竟，德国空军主要希望得到地面的支持，应对为特定目的而建造的防空力量显得装备不足。作战指挥官总是高高在上，很少有性命之忧。当然，闪电战就是将对轰炸机的恐惧变成了对现实的“恐

惧”。同时，尽管这非常可怕，但是在“虚假的战争”期间，伤亡、破坏性从未达到预想的水平。即使如此，本书中还是包含了4次因对轰炸负有防御责任的人所造成的重大错误。但是，这些错误是不光彩的。倘若是有益的教训，那么，在“虚假的战争”中也有轻松的娱乐。用西班牙游击队反对拿破仑的话说就是“水果刀式的战争”。如果人们偶尔瞥见了幽默，这是因为幽默是英国人的一种武器和保持士气的一种方法。我完全意识到了事情过后明智地放松一下的必要。然而，1939年英国政府宣称“事件之前”就放松是明智的。已经让人们准备迎接一场大屠杀，可在12个月以后轰炸到来的时候的伦敦东区，怎么竟然会没有深的防空洞，没有全民防火设施，没有强制性的火灾报警？这就有点失职了。

我有必要采取编年体的方式。从不到一个世纪的空战中选择内容，使主题式的方法变得不可行。即使这样，如果需要一个主题的话，那就是空难所造成的损害超过了我能想象出的任何一种灾难类型。甚至在战后世界，空难依然是存在的。实际上，1945年后，空难快速增长，在所有的战争对抗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我曾经质疑在越南使用脱叶剂，我还知道1982年夺回福克兰群岛时，特种部队是如何因为无法预测敌机而狼狈不堪的。至于最近发生的海湾冲突，描写杀害自己的战士或防空洞中的妇女、儿童的武器和把婴儿牛奶场作为目标等，这些能用“精确”一词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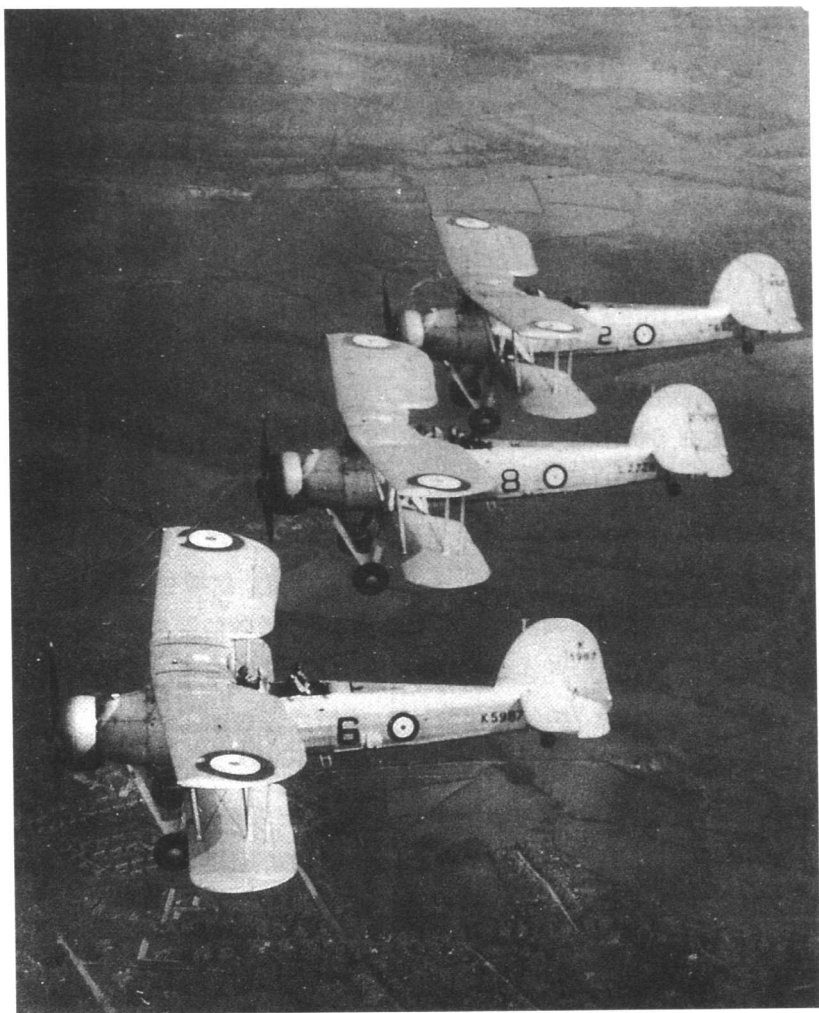
在《军事灾难吉尼斯丛书》中，我引用了本·琼森·约翰逊关于“拿人类的愚蠢而不是犯罪开玩笑”的话。这次我不想这样做，只是因为我看到了无数我不得不写出来的犯罪事实。正是空军成为“总体战争”的武器，不再有留给战士们的战争了，因为在这个地球上，人们居住的每一英里地区，导弹或炸弹都能到达，这是令人烦心的想法。

## 德国的无敌舰队

有些人把新加坡的丢失看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的最低点，他们错了，最低点发生在更靠近家门口的地方，而不是在远东。它不仅使英国在其亚洲属国面前失去殖民帝国的颜面，英国的失败还在于对德国海军采取的厚颜无耻和令人惊异的行动中，并未占有先机。战事发生在多佛尔海峡的各个区域，该海峡曾使一代代航海家进入坟墓，从伊丽莎白时期的德雷克、拉雷夫到纳尔逊、柯林伍德、杰利科，再到贝蒂。这一切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一个奥地利籍的下士看透了英国人的绥靖心理比通常人们所认为的还要严重。就像在1940年，希特勒准确地猜测到率领法国军队的那些人，无力效仿曾为法国赢得军事荣誉的伟人们，因此在1942年，他本能地感觉到管理英国军事事务的人们不会发生“纳尔逊式接触”。他们或者是虚弱的害怕承担责任的老人，或者是妄自尊大、沾沾自喜、一心向上爬的人，他们的荣升源于天生胆小的品质。希特勒的指挥官害怕英国伟大的过去，而他本人则只看到了英国现在的弱点。如果他施加的压力足够大，那么英国的指挥官将会惶恐万状，无所适从。

1941年春天，英国皇家空军多次试图炸沉停泊在法国布勒斯特港的德国战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这些巨型装甲舰使英国轰炸机的攻击没有取得最佳效果，但它们遭受的损伤，已经使之无法对大西洋上的英国船只造成大的威胁。轰炸机指挥部没有很快进行打击，这一放松使希特勒相信把舰队转移到德国海域会更安全，在那里能够依赖德国空军战斗机的保护伞。在英国，人们相信，德国一定会设法把落在陷阱中的军队撤出。这意味着他们必须绕道爱尔兰和





英国海岸指挥部的剑鱼式鱼雷轰炸机。在1942年的“海峡突围”中，这6架飞机负责执行针对德国战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的“富勒行动”。

苏格兰海岸进入北海,或者肯定是不可能地通过英吉利海峡,穿越多佛尔海峡。虽然英国认为后者的情况最不可能出现,这简直就是自杀,海岸指挥部仍然命令3座雷达在布勒斯特城外昼夜搜索。战斗指挥部在白天组织代号为“屋顶防空监视哨”的海岸清剿。如果德国人到来,英军已做好了准备。大约就在1941年4月29日,空军部警告所有兵种的司令,德国人可能企图在任何时刻进行“海峡突围”。他们可能试图在黑夜的掩护下,穿过多佛尔海峡。

英国皇家空军具有破坏性的攻击,德国战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的消息不间断地传来,搞得希特勒有些不耐烦了。他对如此有威望的武器布置在很远的地方,却无所作为,不感兴趣。他告诉他的海军上将,除非他们返回德国,否则,他将把战舰上的主要装备拆下来,用于岸防炮。这对德国海军是有分寸的侮辱,也束缚住了海军上将们的脚步。他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和敌人作战而沉没,这总比被法国工人把自己拆除要好。

然而,正当德国人考虑那个出乎意料的行动,即在英国皇家空军和皇家海军的眼皮底下,穿过英吉利海峡,英国人却正在作出一系列极其令人怀疑的决定。战争开始两年了,他们甚至对局势还没有足够的重视。虽然德国的“逃跑突围”现在很有可能实行,但在布勒斯特港口外巡逻的6艘潜水艇,却突然减少为1艘。

德国海军司令们对英国海上优势的压力过于重视。他们无法相信,一个曾统治海洋长达几个世纪的国家,竟会如此大意,让两艘德国主力战舰这样的战利品在他们面前进入本国的水域。如果德国战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冒险穿越海峡,那么,最近由英国本土舰队摧毁“俾斯麦号”的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是,元首已经下了命令,他们必须走,但他们要求强大的空军一路上护航。以王牌战斗机飞行员加兰德上校为代表,德国由勇敢而能干的人组织起了空中保护伞。英国皇家空军有许多像德国人一样勇敢的人。但是在未来

的行动中,没有一个司令能赶得上像加兰德那样拥有智慧和出色的组织能力。

德国人计划于1942年2月11或12日夜“突围”。他们将保持28节的巡航速度,在白天穿越多佛尔海峡,这是出乎英国人意料和计划之外的一个大胆且危险的决定。为了护航,德国空军将提供280架战斗机,任何时候盘旋在头顶上空的飞机都不会少于30架。如果英国皇家空军突破了德国空军的保护伞,正如他们有时能预料到的,那么,巨型战舰将会得到驱逐舰和鱼雷快艇的支援,它们将建立起防空火力网,任何英国飞机都插翅难逃。除了水雷以外,最大的危险来自鱼雷快艇,它们曾把俾斯麦号摧毁。

当德国人小心翼翼地准备时,英国人看来似乎轻而易举就估计到了他们的选择。英国人认为,德国人很可能进行海峡突围,由于他们的军舰最近遭受了损伤,因而会倾向于选择较短航程,而不是绕过不列颠列岛更远的北方路线。然而,德国人并不知道,英国人不是完全有信心能阻止他们。德国人将显示出强有力的威力:两艘战列巡洋舰和一艘重型巡洋舰欧根亲王号,很可能还有10艘驱逐舰(其中5艘的性能和吨位超过英国任何一艘驱逐舰),一大群有威力的鱼雷快艇,一个主要由梅塞施米特式ME-109型战斗机组成的强大保护伞。这需要皇家海军和皇家空军共同努力来阻止,更不必说还有海岸指挥部了。还不止于此,第一海军军务大臣达德利·庞德爵士宣布:“重型军舰决不会布署在南方。在那里,它们将暴露在敌人的空中攻击和鱼雷艇攻击之下,并且要冒进入自己和敌人水雷区而被炸坏的危险。”海军部还处在马来亚海岸外损失“击退号”和“威尔士亲王号”的恐慌中,仍不想知道有关英吉利海峡的事情。这里离德国空军的机场太近了。如果德国人做了体面的事情,以军队最优秀的传统进行一场海军决战,那么英国人将会帮忙把他们送到海神戴维·琼斯的衣物柜中去。如果他们在大量的护航力量掩护下,偷偷地接近海

岸，海军将会乐于依靠皇家空军来击沉这些讨厌的家伙。

与此同时，在多佛尔德国军舰将遇到6艘英国的鱼雷快艇，却不会遇到能发射鱼雷的驱逐舰。海岸指挥部将以他们的剑鱼式轰炸机介入其中。但到时，他们只能召集9架甚至更少的这种飞机。德国舰队司令的恐惧是没有根据的。英国已到了战争的极限，在国内，他们实际上变得无能为力了。当然，皇家空军会用飞机填满天空，但对于防御良好、快速行进的战舰，轰炸机的记录并不理想。俯冲式轰炸机和鱼雷式轰炸机的装备相对好一些，但不是四引擎的重型飞机。一架斯特林轰炸机几乎没有机会从4英里的高空击中一艘战列舰。然而海岸指挥部好像掌握着王牌，而不是皇家空军。菲利普·朱波特爵士控制着“波弗特式”鱼雷轰炸机，在权力范围内他可以将这些飞机布置在多佛尔，只要德国战斗巡洋舰敢于出来，就可将这些飞机投入战斗。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未做任何准备，只留下一个飞行中队在苏格兰值勤，另一个在康沃尔。虽然他的参谋机构已经研究了德军突围的可能性并制订了紧急方案，但这些方案被标上“绝密”而藏了起来。整个计划被称作“富勒行动”，只要德国的军舰一出现，“富勒”作为密码马上就会得到使用。因此，让每个人知道“富勒”的含义是必要的，因为如果他们听到这个密码，就知道该怎么做。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人知道“富勒”意味着什么。海军部只是做出象征性的姿态，命令6艘鱼雷艇和6艘旧的驱逐舰去阻截德国的战列舰队。自从13世纪以来，人们很难找到在多佛尔海峡以如此稀疏的防御对付敌人舰队的战例。因此，人们不禁会想：在英国的编年史中，希特勒在1940年执行他的“海狮计划”（德国入侵英国的计划）有什么困难呢？英国这头无牙的狮子有能力守住自己的笼子吗？它要让世界误认为它的吼叫就是它的真正力量吗？以6架时速仅90英里的“剑鱼式”飞机而组成的多佛尔防线，如果把这些飞机投入反对德军的行动，无异于把自己置于“自杀的警戒线”的境地。勇敢战士的生命被置于英军处置失

当的计划中。后来，庞德这样描绘海军部的努力：“我们已经把目前能做到的全部舍弃了。”

或许，使用“剑鱼式”飞机和“波弗特式”飞机，实际上是建立在对形势的误判之上。英国人认为，德军不敢在白天穿越多佛尔海峡，只可能用速度缓慢的双翼飞机在夜晚的掩护下穿过。如果德军选择在白天行动，“剑鱼式”飞机将会很容易地被一大群德国飞机吃掉。“剑鱼式”飞机成功的唯一希望是在黑夜或者是有大批的英国飞机保护。这次，6架“剑鱼式”飞机在两者都不具备的情况下投入了战斗，对此，英国皇家空军必须承担责任。

人们或许会问，为什么只有6架老式双翼飞机可供使用？答案是，只有它们在那里，而没有其他的飞机。“波弗特式”飞机有3个中队，一个14架飞机的中队驻扎在非福的鲁查斯。由于德军显然是要从布勒斯特突围，朱波特命令这个中队到达诺福克的考尔蒂肖以南。然而，大雪使“波弗特式”飞机很长时间才得以离开苏格兰。另外两个中队（共有19架飞机）正监视着要从布勒斯特突围的德国战列巡洋舰，但其中一支计划把它们赶进大西洋。结果，它们被部署在康沃尔。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里离战场太远。概言之，德国战列舰队在多佛尔海峡，将会遇到6架“剑鱼式”飞机、9艘鱼雷艇（每一艘都比伴随德国舰队的12艘鱼雷快艇速度慢）和6艘服役20年的旧驱逐舰，如果需要，它们将绕过哈维克，航行过来。

## 海岸指挥部的眼睛

1942年2月11日夜晩，英国皇家空军威灵顿式轰炸机袭击了在布勒斯特港的德国军舰。它们制造了一些恐慌和许多可怕的烟雾，但

对军舰却没有造成伤害。然后，它们照了相，飞走了。对英国来说，不幸的是，相片显示德军的三艘重型军舰原地未动。那天晚上，它们显然没有出动。但是，它们真地行动了。当威灵顿式轰炸机飞走的时候，它们在战斗中一直在发动着的引擎启动了。在英国轰炸机炸弹烟雾的掩护下，德国军舰开始驶离布勒斯特。对德国人的第一个威胁是，他们将被海岸指挥部的三架“哈得逊”侦察机认出。但那天晚上，德国人是幸运的。

第一架被称为拦截者式的哈得逊式巡逻机沿着法国海岸线，围绕布勒斯特巡视。这是一个特别黑的夜晚，已不可能有可见的识别物。结果，哈得逊飞机只得完全依赖它的雷达。在和德国的夜间轰炸机有了近距离的遭遇后，哈得逊飞机上的工作人员迅速关闭了雷达。当他们想再次启动雷达时，却发现它已经坏了。工作人员没有把它修好，因此，飞行员返回了基地。在康沃尔的圣—艾威空军基地，工程师们也不能使雷达重新工作。后来查明只不过是一个保险丝坏了。

哈得逊飞机上的飞行员被派去用另一架飞机重新巡逻，但发现那架飞机也不能起飞。工程师们不得不着手修理第二架哈得逊飞机。一个小时过去了，在这期间，在工程师们找到飞机的故障——一个发潮的插头——之前，德国军舰平静地驶过了巡逻区域。第三架哈得逊飞机最终去执行任务，但已经太迟了。

德国人现在进入了包括布列塔尼地区一部分被称为“东南线”的第二巡逻区。在这一区域，另一架哈得逊飞机的飞行员不得不报告说雷达设备坏了。他继续在黑暗中巡逻了90分钟，工作人员没有修好设备。然后，他也一无所获地回到了基地。没有其他飞机取代这架飞机巡逻，德国人在不为英国人所知的情况下，继续他们的西进行动。其时，战列巡洋舰接近了勒阿弗尔地区，它们进入了哈得逊飞机的第三巡逻区，该地区的密码是“哈勃”，包括一直到巴黎的海岸线。在海峡的这一部分，薄雾越来越大，索尼岛上的空军基地告诉哈得逊飞机上

的飞行员：巡视几圈，在浓雾降临之前到地面降落。结果，他错过了发现德国军舰的机会。飞行员报告：“执行了任务，什么也没有看到。”

## “屋顶防空监视哨”也失败了

天亮的时候，德国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运气。他们依然在驶向多佛尔海峡，还未被英国人发现。他们都睡着了吗？或者他们正在多佛尔和加来之间的狭窄区域布下了陷阱吗？只有时间方能作出回答。

在海岸指挥部失败的地方，皇家空军“防空哨”飞机的搜索应该能获得成功。当两架“喷火式”飞机接受侦察命令起飞时，德国人正接近迪耶普。目前为止，英国人不光是运气坏，更表现出严重的管理不善。首先，没有人通知值勤的“防空哨”飞机的飞行员，“富勒”的含义是什么。密码是如此的秘密，以至于英格兰南部数百架飞机被要求紧急起飞，连位于尤克斯布里奇的第11集团军空军管制人员也不知道“富勒”意味着什么。

这两架“防空哨”和“喷火式”飞机在浓厚的云中错过了德国的舰队。但是，当它们回到基地报告“一切正常”的时候，雷达上的符号显示，一大群飞机可能掩护着更为庞大的东西。位于比彻－海德的雷达站已经向皇家空军报告，已监测到了一大群敌机和重型军舰的运动。一提到军舰，皇家空军的兴趣就降低了——那不是他们的责任。当同一个雷达站用无线电把这个消息传到位于纽黑文的海军司令部时，一位年轻的皇家海军妇女服务队队员告诉他们，海军对飞机不感兴趣。雷达站为何不能给皇家空军打电话？很遗憾，这是那时候陆海空三军缺乏协同作战的典型例证。正如德国军舰上的一名军官所观察的：“这可能是一次为军需官组织的教学旅行。”在英国方面，也是

一场“怎么没那样做”的联合行动演习。在9点，朱波特曾命令从鲁查斯飞往考尔蒂肖的波弗特式飞机，在他们接到命令4天后最终起飞了。这应部分归咎于坏天气，但“管理不善”也是重要原因。

最后，雷达站监测到一队不知名的护卫舰队正以25节的速度航行，这个速度远远快于商业船队。最后终于明白了：也许它们就是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一位军官从贝肯·黑尔给位于尤克斯布里奇的第11集团军总部打电话，急切地说：“我想是富勒。”“老朋友，恐怕不是，你打错电话了。”对方回答道。“是，是富勒。”军官坚持着。但在尤克斯布里奇的人谁也不知道“富勒”或者它意味着什么。空军少校比尔·艾格气恼地放下了电话，决定自己派一架飞机去侦察。接下来的一系列荒唐的错误，可以作为莎士比亚的一部不算成功的喜剧的情节：在哈京吉机场，奥克斯普林空军少校和博蒙特中士起飞去检查德国飞机的雷达轨迹，或许还有该海域军舰的可能情况。这次搜索发现了他们以为的沙恩霍斯特号。虽然认识到在情况紧急的时候，应当通过无线电传送信息，但奥克斯普林没有使用密码，因为他不知道“富勒”一词的含义。结果，他发现沙恩霍斯特号的报告起先没有记录下来。同时，德国空军司令加兰德上校在自己的Me-109飞机的无线电上截获了奥克斯普林的电报，然后露出了狰狞的笑容。他怀疑英国的飞机控制者是否要按一份单独的报告行动。

## 真的是沙恩霍斯特号吗？

奥克斯普林和博蒙特用8分钟就回到哈京吉基地。因为曾在一次海军阅兵式上看到过沙恩霍斯特号，博蒙特确信他看到的就是沙恩霍斯特号。一名情报军官派人去拿了一本有关德国军舰轮廓的书，以便



进一步验证所看到的情况。在这种场合，查清这样的事情不可能过于认真。博蒙特坚持他看到了沙恩霍斯特号，但没有人认可。可能因为他是个中士，于是受到除奥克斯普林和比尔·艾格之外的每个人怀疑。艾格是首先命令派兵搜索的。于是奥克斯普林和比尔·艾格决定亲自去找第11集团军司令、空军少将塔夫德汇报。他们克服困难，好不容易找到了他，但此时，莱夫·马罗利却正在诺索特参观比利时的空军部队并分发奖牌。灰心丧气之余，他们能做的就是要求传过去一个口信。现在多佛尔司令部意识到了全部德国舰队要闯过多佛尔海峡，而他们正设法阻止德国人这样做。他们解决此事的方法就是派遣6架“剑鱼式”轰炸机。在中尉指挥官艾斯蒙德的命令下，轰炸机停在曼斯顿准备随时进行“生死战斗”。同时，内阁办公室接到德国军舰和多佛尔司令部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温斯顿·邱吉尔正在大声叫嚷要杀人，他自己很可能要坐上一架“剑鱼式”飞机飞上天。一个大国企图在战时穿越多佛尔海峡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英国人已经团结起来，准备采取一致的行动。

那么，“富勒行动”的确切含义是什么？有人知道吗？随后的恐慌和为了执行行动计划，在英国整个南部开始了搜索行动。谁实行这些计划？在机场，战斗机飞行员等待升空的命令。同时，为“剑鱼式”鱼雷轰炸机护航的飞行员急切地寻问每一个过路人，他们将要做什么以及目标是什么？有人说是“沙恩霍斯特号”，有人说那是德国的护航船队。看来，没有人知道真实情况。

## 他们正向我们扔卫生球

像伦敦塔中等待行刑的罪犯一样，艾斯蒙德和17名“剑鱼式”飞